

## 與春蝶結的緣

張佩蘭

好友劉佩驊邀請我為她與張凱嫻合寫的新書《春蝶共鳴》寫序言，令我受寵若驚，恐怕文字功力不足，有負所託。難得她倆不嫌我寫作經驗膚淺，委我以重任，自當全力以赴，以報知遇。細讀全書每一篇作品，文字流暢、內容充實，寓意深遠、趣味無窮，令我為之汗顏，這回真的是班門弄斧。

我和佩驊可謂是因癌結誼。一九八三年我患上鼻咽癌，佩驊當年是我主診醫生潘若芙的秘書。潘醫生為了推廣癌病訊息，在報章以香港防癌會名義開設癌病專欄，提供癌病資訊，解答市民對癌的疑問。醫生口述，我來撰寫，佩驊校對。遇上脫稿，佩驊立刻補上，我還記得她寫的「Cancer 這個英文字，連不識字的亞婆也曉得不是好東西。」她的文字洗鍊流暢，心到手到。我早料她非池中物。我倆拿着筆桿義務撰寫和翻譯癌病的文字，一寫便是廿多年。我們沒有經常見面，見面便談個不休。倘若我沒有患癌，未必會認識佩驊。患癌是不幸，因癌與佩驊結為好友，是我的幸運。

至於凱嫻，撰寫此文時我們仍未有一面之緣。惟從佩驊贈我凱嫻有份寫的作品，包括：《詩話情緣》，《自在女人心》及凱嫻的個人著作《聆風閒想》，我早已在她的作品與她結緣。湊巧的是凱嫻撰寫的《公教報》專欄，我七十年代唸中學時已是該欄的忠實讀者，學校每期派發的《公教報》，令我愛不釋手，更萌起寫作的興趣。想不到三十多年後，再有幸拜讀凱嫻這位《公教報》前輩的大作，讀着她的文章，聽她談親情，說友情，念學生，論生活……。看她的散文，像和一位志趣相投，同聲同氣的老友聊天，在文字的天地交心，未曾相逢已相識。



書中五十多篇的作品，大部分是凱嫻與佩驊文字的唱酬。她倆藉文字抒發生活的喜樂哀怒。她們以文載道，觀點和而不同，卻又異曲同工。誰說文人相輕？她倆惺惺相惜，腹可划船。她倆藉文字互勉互勵，針砭時弊陋習之餘亦反身自躬，從她們筆觸下的起居飲食、人生百態，我強烈的感受到她倆正是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」的活寫照。

有說英雄莫問出處。兩位才女不忌出身草根階層。佩驊的「西環是我家」，披露她童年居住西環唐樓時遇上驚濤拍岸、沖天大火的日子。凱嫻的「童年生活」，寫盡一家八口擠在深水埗一個床位的困迫，此起彼落的「剗刀磨較剪」叫喊聲及百發百中的飛機攬絕技。她們童年的經歷，也勾起我兒時居住新界的回憶；走街串巷的收買佬，喊着「鵝毛鴨毛換火柴」，「收買爛銅爛鐵」……。這一切一切，相信已成絕響，有待懷舊的知音掏出來，見證那年代的生活色彩。

似水流年，昔日的丫頭，今日此書的作者，扮演着人生不同角色。我認識佩驊時她還是小姑獨處，看着她一邊工作、取得學士、碩士學位、結婚、生兒育女，用自強不息去形容她是最貼切不過。她在「名字寄意」一文述說她夫婦為兒女取名緣由。當年我知道他們的女兒名「思飛」，兒子名「志天」，也暗稱羨，多麼清逸豪邁的名字啊！

凱嫻呢？她的兒子叫律恆，取其自律有恆之意，這是父母寄予子女最實在的期望。當我看到律恆已在天國，我的心頓時沉下來。原來凱嫻經歷如此沉重的哀痛，我患癌病又算甚麼？難得她懷着對兒子的思念，不斷積極尋覓生的意趣，開墾愛的泉源，好一位生命勇士。她的女兒叫韻安，讓人聯想到韻律、安康。妙